

# 霍邱冲动

“6亿元巨奖民企”奖出半夜新闻发布会  
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决策纠偏的背后

7月22日

下着大雨的深夜，一个极具戏剧性的新闻发布会，暂时平息了安徽霍邱“6亿元巨奖民企”在全国引起的轩然大波。

霍邱官员终于可以喘一口气了，一个星期来铺天盖地的舆论风暴让这个县的很多官员颇有焦头烂额之感。而另一堆麻烦接踵而至，罪已为“错误决定”的姿态并没能获得所有人的原谅：曾誓师举全县之力而为的“大昌百万吨球墨”项目如何行进下去，霍邱需要在更困难的环境中寻找平衡。

这次会议，就是后来引发轩然大波的霍邱县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1次会议。会议主持者宣读了会议议题：一、奖励大昌集团6亿元；二、讨论大昌集团年产100万吨球墨项目所在地的土地问题。

李刚说，自己听了心里就“咯噔一下”，“一个企业的项目还没投产，就能从政府获得如此巨额的奖励，我闻所未闻。”

大昌集团的老板吉立昌也是霍邱县人大常委，宣读议题时，事先不知情的与会人员偷偷打量起了被当地人称为“老吉”的吉立昌，但他面无表情，并无欣喜之色。

李刚的惊讶也极为短暂——大昌矿业集团作为霍邱的企业，位列安徽民营企业十强之五，在贫困县霍邱是不折不扣的明星企业。霍邱去年全年的财政收入仅7个亿，而大昌一家的贡献就达2.35亿元，有媒体用“富可敌县”来形容，并不为过。

而大昌的“100万吨球墨项目”在当地政界早已为人所熟知。一个月前的6月10日，此项目的签约仪式在霍邱县城举行，霍邱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相关职能部门的负责人全部到场，高调而隆重。掌声中，县长刘姓和大昌集团的“老吉”在协议书上签字。

霍邱县政府网站上画出了美好图景：“这项投资达20多亿元的铁矿深加工项目预计工程建设期18个月，建成后年产值66.7亿元，税收5.89亿元，可解决2500人就业。”

一直到7月22日宣布取消奖励，称其为“错误决定”的新闻稿件中，霍邱仍在强调这一美好未来。

“项目的建成投产标志着霍邱铁矿实现了从采选到冶炼的跨越，对该县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一道道破天机，霍邱对此次项目的期望值之高，是源于对一个资源型工业城市的强烈渴望。

资料载明，霍邱铁矿区探明铁矿表内外资源储量共16.5亿吨，有“华东第一矿”之称。而对铁矿石的开发利用，霍邱长期以来一直处于铁矿采选的浅层次阶段，拥有从开采到炼铁，直至炼钢的完整产业链，是当地长久以来的一个梦想。

霍邱县一领导公开说过：“对于霍邱铁矿开发而言，上马钢铁深加工项目，是实现工业强县战略的重大举措。”霍邱的一个口号是：“以资源换产业，以产业促发展，以发展兴城镇”。

“球墨”是什么意思？据介绍，其意并不是工艺，而是生铁铸造的

产品。去生铁中的碳后，球墨即成钢。政府加大投入力度，我们早知道，一直以为会在政策扶持、服务配套上，但没有想到会拿出真金白银。”李刚说。

包括快报《星期柒新闻周刊》在内，只有两家外地媒体在场，工作人员对即将发布的新闻内容闭口不答。而工作人员则悄声过来告诉记者，“不设提问环节，而且你问了也不会有人回答。”口气坚决不容置疑。

会议上透露，这个将改变霍邱命运的项目将于7月28日开工。

人大常委会的会场上一片寂静，李刚告诉记者，自己很清楚，县里决定的事情，“肯定是板上钉钉了。”

接下来是分组讨论，由于霍邱的人大常委多达31人，常委会分成了两组，在两个不同的地方讨论。

有媒体报道说，讨论中有常委先提出了不同意见，但最后妥协。但李刚则告诉记者，自己所在小组并未有人就奖励一事提出不同意见，反而是对那块项目用地讨论较多。

结果正如外界所知：县政府提出的6亿元奖励，被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是举手表决。”李刚说，整个会议时长约两小时。

表决时在座的，有大昌矿业集团的老板吉立昌，以及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权俊良。

散会后，另一名常委顾颖无人，悄悄地凑过来，像是问李刚，也像是问自己：“怎么一下子能给老吉这么多一大笔钱？”

几分钟后，霍邱新闻网就将新闻稿件贴出。一出持续了一个星期的舆论风波就在这几分钟里匆忙落幕。

如俗语说，冲动必然带来惩罚。

□快报记者 言科  
安徽霍邱、合肥报道



两个星期 6亿奖励废止

7月10日，霍邱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做出后，并没有很快引起公众的注意。进入舆论视线，是一个星期后的7月17日左右。

据了解，霍邱当地一名通讯员将“6亿元奖励民企”一事写成了一篇简短的正面宣传新闻稿，这篇稿

件不知怎么，被合肥的“江淮热线”网站登载。这条网络新闻最终引起了合肥媒体的注意，记者在采访后写成了一篇新闻稿件。这篇稿件随即被各大传统及网络媒体疯狂转载。

各媒体刊发的第二天，大量的评论员文章见诸报端和网络。“政府媚商”“滥用公权力”“贫困县的大手笔”“公然蔑视民意”等负面评论铺面而来。

这股舆论风暴的到来，霍邱方面有点措手不及，一时间大昌集团在网络安全上的联系人电话成了媒体热线。

匆忙的应对很快开始，媒体很快发现，大昌矿业集团的网站被关闭，甚至通过网页快照都无法进入。而霍邱县人大网站也很快将通过“6亿元奖励”的新闻信息拿掉，后期介入采访的记者绝望地发现，自己连基本的信息都无从获得。

快报记者沿着当地人引以为豪的“西湖”驱车数十公里，来到了大昌集团的所在地，得到的也全是“不知道”“负责人不在”等回答。而“老吉”的手机虽然畅通，却一直无人接听。

据称，大昌方面发现，在这场舆论风暴中，自己和政府同时处于风暴中心，每次对外发布的消息，都会被引用过来“攻击”自己。于是，他们干脆切断了与媒体的联系。

同样这样做的，还有政府。

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地的网络论坛上，在一片充满了情绪化的质疑声里，偶尔会有一些从政府立场出发的辩护文章。有网络指责其为政府的“枪手”，若当真如此，倒可以发展政府的逻辑：

“当初大昌来投资，政府和投资人是有协议的——如何如何的奖励政策，作为一个国家级贫困县，要想翻身没有外资引进行吗？外资引进了，人家为你带来财富了，你不兑现当初的承诺？那这个投资环境还能有人来吗？说到底政府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在履行当初的承诺和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而已！”

事至此，政府向媒体提供了一笔账，为什么是6亿，而不是5亿，或7亿？

据获得6亿元详细构成的《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6亿元分为两个部分，其中43亿是根据霍邱与大昌合同所约定的土地、税收优惠，属提前预支。另外的1.2亿，则是100万吨项目所用的1600亩土地的“三通一平”费用。

霍邱的这个解释迅速引来了质疑：“企业经营有风险，一个还没有上建的项目，你能保证它一定盈利？在没有任何产出的情况下，你就能把税收优惠先给它？如果这个企业亏了，谁来负这个责？”

采访中，霍邱的居民则在抱怨，政府似乎更应该把这笔钱投在民生工程上，道路、防讯、卫生和教育，都需要钱。

私下里，有官认为这笔钱实



大昌集团100万吨球墨铸造项目建设指挥部会议

**毛寿龙·基层人大  
不能沦为个别领导胡来的工具**

安徽霍邱6亿元资金奖励民企事件，最终以奖励废止终结。该事件从发生到结束，几乎每一个环节都受到社会公众的关注和质疑。其中，霍邱县人大常委会从决议通过奖励到废止，之间仅相隔12天。在此如此短的时间内，6亿元资金被几戏般左右。有媒体认为，这是公权的滥用，是对政府公信力的严重伤害。星期柒新闻周刊就此话题采访了中国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行政管理学家毛寿龙。他认为，个别领导的意志贯穿于整个事件的进程，左右着整个事件的发展，而霍邱县人大常委会则沦为个别领导胡来的工具。“要改变这一现状，建立相对独立的人大预算委员会可能有助于行政权和财权的分离。”毛寿龙说。

及时纠偏，这应该是值得庆幸的

星期柒新闻周刊：安徽省霍邱县人大常委会7月10日全票通过6亿元资金奖励民营企业的决议，在12天后，又通过决议对奖励行为进行废止。这样的“朝令夕改”是否是行使公权随意性的一种表现？这种行为对政府公信力的伤害有多大？

毛寿龙：霍邱县知错能改、及时纠偏，这应该是值得庆幸的。随意性并不是这一事件中暴露出来的最严重的问题，而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权力机构的软弱，以及话语权的缺失。在最初决定巨奖民企的问题上，霍邱县人大常委会受领导的影响而通过了一个“随意”的决定，而在媒体关注以后，迫于各方压力，它又受这些压力影响而“随意”地通过了废止奖励的决定。霍邱县人大常委会作为一个权力机构，太没有主见。但这是符合中国的现实情况的，目前各级人大常委会的问题症结也在于此。按理说，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是老百姓的利益，但是在它没有很好地履行自己的义务，因为它是受领导的意志影响太严重。

至于对政府公信力的伤害，我觉得还是其次的，主要是对于人大代表的公信力伤害很深。如果是在国外，这些人大代表就要重新选举，人民太不放心了，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你们到底代表谁的利益？

星期柒新闻周刊：霍邱县人大常委会的31名常委中，80%以上都是政府公职人员，只有少数几个企业界、教育卫生界人士。这种构成是否也是导致其受领导意志影响严重的原因之一？这是否意味着基层人大常委会存在沦为个别领导胡来的工具的可能？

毛寿龙：就现在的组织制度来讲，人大常委会的组成基本都是以领导干部为主，这是无法改变的现状。而且从我们的国情出发，党领导人代会也是正确的。关键是书记既做行政决定，又做财政决定，大家就会质疑：两者不分，怎么监督？自己找人通过，肯定有问题。而且现在制约的力量也很弱，主要依靠对干部的自我约束和审计约束。所以说，基层人大常委会沦为个别领导胡来的工具这种现象肯定存在。

霍邱事件客观上体现了民主的进步

星期柒新闻周刊：要拿出财政资金的80%以上奖励民企，这样重大的决策仅仅依靠县人大常委会就能决定吗？是不是应该召集全体代表大会开会？

毛寿龙：人大全体会议和人大常委会的权力范围，在法律上是没有明确规定，但是一般财政年度预算需要人大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到年底决算时也要由人大全体会议监督。而年度预算在执行过程中的一些小的调整则由人大常委会来做决定，按道理来讲，面对涉及如此巨款的一件事，当地的人大常委会应该召集全体的会议，相关法律规定，当人大常委会决定不了的时候，可以召集全体会议。但是如果不召集，法律上也没有相应的约束措施。但是全国到目前为止没有听说召集过这样的会，关键还是我上面说的，一些地方人代会不管用，领导意志决定一切。

但是从这个事件中我们应该看到，霍邱县委书记还是有民主意识的，他能想到这样一项重大决定需要一个民主的过程，召开人大常委会做决策。这相对于一些地方，书记“家长制”，一个人拍板的做法进步了许多。只是因为目前我们民主制度的条件太差，所以一做就有许多问题，暴露出了很多的破绽给大家去监督。

星期柒新闻周刊：在霍邱县举行县人大常委会决策奖励民企的过程中，作为获益方的民企老总也作为县人大常委会参加了投票，像这种情况，这位民企老总是否应该回避？

毛寿龙：人大常委会民主过程不用回避，只要这位代表是民选的就没有问题。民主从来不回避自己的利益，鼓励说实话，自己要什么就要什么，如果排除的话，就相当于排斥了民意相当于排斥人民。人大代表的真正作用在于让老百姓的利益和决策有关系。



毛寿龙，中国北京大学公共政策与公共安全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主政治与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快报记者 陶维洲

建立相对独立的人大预算委员会

星期柒新闻周刊：有霍邱县人大常委反映，在参加人大常委会时，都不知道要决议的议案是什么，这也就没有了调研的时间。那在没有调研的情况下，做出这样的决策科学吗？

毛寿龙：如果依据国外的标准的话，这样做出的决策显然是没有科学性的。但是就中国的国情来说，人大常委会一般不会有前置的调研程序，除非是专项调查、专项执法，因为人大常委会不是有组织的机构，人大常委会中很多人是兼职的，他们根本没有时间来做调研，有些人大常委甚至连经济数据报表都看不懂，这和人大常委会的本身运作也有关系。现在调研的工作主要交给政府，交给一些专家负责，这就不免地带来一些问题和质疑。

如果人能够建立一个预算委员会，作为常设机构，由国家拨付经费，并有一定的编制在内，将财政预算调研作为一项例行工作，那么人就可以进行独立调研，完成后上审议，将财权真正地从领导手中独立出来。这还有待于制度的改革和完善。